

東排灣人的打獵故事：
評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

王冠鈞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中，從亞榮隆·撒可努的筆觸裡可以感受到原住民族在山林之中生活的態度，從大自然到家族，文字樸實又帶有對於人類與環境之間的內涵，本文將從人與自然的相處做論述，在原住民族狩獵的過程中，體認到人與自然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感受山林之間生生不息的活力。

臺灣是蕞爾小國，但這座島嶼的原住民多達十來族，每一族共有的特色是懂得與大自然相處，我們可以從撒可努的言語中發現，獵人不單單只是取自大自然的養分，更懂如何維持大自然的生命，這些智慧來自於撒可努與父親之間的傳承，透過這類的傳承，可以進一步理解原住民族在文化、倫理、信仰上的內涵，藉由剖析文本的過程，逐一體認到原住民族與天地人之間的生活哲學。

關鍵詞：排灣族、打獵、文學

壹、前言

原住民族在臺灣的人口不多，在文化的保留上亟需臺灣民眾重視，從亞榮隆·撒可努的著作中，對於族人面臨的困境、傳統文化的維持、未來的盼望，都可從書中體會出作者對於東排灣族傳統文化的憂慮，該書雖然未使用說教式的語調，但可以從書中感受原住民族的弱勢處境，更需要眾人的理解與認同，作者使用樸實與詼諧的語氣，來述說自己部落裡的生活，以及與父親的互動，並增添許多趣事，在這些趣事中領略長輩的智慧。

筆者從作者的創作來剖析文本中的文化價值，可能是作者所謂的「山的文化」，從中習得原住民族對於生活的哲學與智慧，撒可努曾在都會中居住過，回到部落後體認到部落文化傳承的重要，他不希望身為東排灣族的族人逐漸失去自我的認同，自此撒可努便將傳承文化當作自己的使命，從文本中我們可以發現，原住民族一直以來在強勢的漢人文化主導下，使得許多原住民族人喪失認同自己的心理，導致自我認同的汙名感，這是相當可惜的。筆者從書中作者所傳達的東排灣文化裡，採納書中獵人的思維以及屬於原住民族對大自然的狩獵哲學，分析並論述原住民族對於「獵」的內涵。

貳、獵人的思維

原住民族自古以來為了生存的要件便是打獵，打獵是原住民男性的技能之一，為了證明自己已經成年，必須靠打獵來證明，所以打獵在原住民社會裡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該書中獵人與大自然、動物之間，透過作者生動的描寫，讓讀者除了從字面上跟隨撒可努進入原住民族的生活，更從文字裡去理解原住民族的獵人哲學。

一、對自然的崇敬

在《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中，聊及山與父親，在文中父親對撒可努來說充滿著尊敬之情，父親在教導撒可努狩獵時，每一句話都透露著對自然與動物的知識，當然生活在山裡面的父親，正是一生與山作伴的傳統東排灣人，想必對於山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否則無法藉由山林之間的知識與智慧而習得狩獵的知識。

有一段話仍令我至今難忘：「山跟人一樣，也要休息、睡覺，累的時候還會打瞌睡。我們不能吵他、打擾他，人生病的時候，大自然的一切就會幫他復原。」的確，唯有真正以山為家的山地人，才能深深體會這句話的意義，這是父親一輩子對山的智慧與經驗，是很美的一句話。¹

人類對於自然界的一切會有擬人化的想像，父親的話語好似一座山是活生生的人一般，父親似乎懂得與山對話，這是人類原初對於天地萬物的認知，儘管各地的風俗習慣各有不同，但漢人確實也有拜石頭、樹木的習俗。將萬物認為是有靈性，彷彿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直覺。有趣的是排灣族的傳說亦有將山比擬作人的故事：

從前，大武山和霧頭山是兄弟，弟弟的大武山比哥哥的霧頭山較低一點。有一天，大武山對霧頭山說：「哥哥，你可不可以灣低一下身子？」哥哥聽見弟弟這麼說，就點頭把自己縮低了。弟弟看見了很歡喜，趁此機會就伸長身子。自此變成了大武山比霧頭山高啦。²

1 亞隆榮·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增訂版）（臺北縣板橋市：耶魯國際文化，2011年），頁54。
初版發表在1998年，本文以2011年增訂版為主要文本。

2 達西烏拉彎·畢馬，《排灣族神話與傳說》（臺北市：晨星出版社，2003年），頁59。

我們可以發現父親的想像並非沒來由的捏造，上述神話的類型透過不同祖先的口中一再地口耳相傳，讓後代得以吸收到有趣的神話故事，進而造就排灣族人世代對於大自然的認知，儘管這些認知隨著地域、時間、族群的散佈而有所差異，但這類擬人化的想像力卻是排灣族人的思維。

所以當人類將想像力馳騁時，任何事物都成為活脫脫的生命，父親對山的敬愛，同時也影響了撒可努對於大自然的看法，故當撒可努引領讀者走進原住民族的山林世界後，我們便能夠理解山裡的一切皆是有生命力的。

二、對動物的解讀

原住民族獵人除對自然富有想像力以外，對於動物亦是如此，不過動物又可分為神聖性與非神聖性的兩種，對於排灣族而言，神聖性的動物有鷹與百步蛇，排灣族人對於鷹的詮釋多半源自於熊鷹的外型與牠擅長於捕捉獵物，所以賦予熊鷹崇高的地位。至於百步蛇，可能是排灣族人生活在山區經常能碰見百步蛇，百步蛇更是地上的毒蛇之一，在捕捉獵物時更是一絕，迅速準確的咬食獵物，讓排灣族人不得不佩服這兩種生物。所以百步蛇與熊鷹自古以來便是排灣族時常融入神話傳說的特色之一，例如蛇轉化為熊鷹的傳說或是百步蛇與頭目的血緣關係，都是解讀這兩種動物具有神話色彩的情形，³ 故有些動物在排灣族的眼裡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對象。

另外，其餘的動物對於排灣族獵人來說，應該可被稱為非神聖性的，例如：山豬、山羊、飛鼠等獵物，雖然沒有賦予這些動物崇高的想像力，但是在該書中，撒可努的父親向動物習得的獵捕技巧，使撒可努印象深刻，不得不對狩獵肅然起敬，因為與獵物周旋需要耐心與技巧，需要懂得動物

3 胡台麗，《排灣文化的詮釋》（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1年），頁42-43。

的習性，更要有過人的忍耐力，否則獵物便從手中溜走，這樣的野外生活的技能不只是果腹而已，更演變出原住民族的生活哲學。

在《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中，與父親捉飛鼠的過程發現某隻飛鼠聰明過人，深怕這隻飛鼠會逃出自己的手掌心，並告訴其他飛鼠存活的經驗，雖然這是作者擬人化的寫法，但可以看出獵人將對手看成是有智慧的生物。在續作《走風的人》中面對山羊時，山羊的習性就透過作者的書寫呈現出來。

山羊的覺察性很高，所以山羊睡覺時、休息時，耳朵都是挺直翹翹的，只要稍微聽到一點聲音，他的耳朵就朝著發聲的位置轉去聽收，如果這個聲音是他陌生的、不熟悉的，他會先小步地移動再停止，等清醒後再仔細用力去分辨，發出的聲音是不是帶有侵略性，如果沒有，他就會再回去休息、睡覺。⁴

不管是山豬或山羊，我們可以發現原住民族狩獵的學習過程宛若是一場大自然的學科，難怪撒可努要將該書的副標題稱為飛鼠大學，是人類與動物之間互相吸取經驗，彼此不認輸的學習精神。故人與自然、動物這三者之間成為原住民族生活裡經常互動的一環，而該種互動模式並非供給與需求這麼簡單，而是大地之母的生命教育，透過大自然對自身的孕育，對於大自然一切的感恩與愛惜，衍生出對自然界的一種敬重之情。

叁、排灣族人的狩獵精神

狩獵是原始人類的本能，而這項技能更是原住民族生活文化的一部份，儘管現代文明不需要狩獵，但狩獵這項活動對原住民族而言已經成為傳統文化，若將狩獵從生活中抽離，原住民族該如何認識自己，在書中以父親

4 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臺北縣：耶魯國際文化，2011年），頁96。

與兒子在山中狩獵來著墨，道出原住民族對於打獵這件事的重視。

一、狩獵的重要

書中談及在獵飛鼠的過程中，去知悉飛鼠的習性，將飛鼠當成是對手，而父親從飛鼠身上學到的知識，讓作者認為那就是哲學。

父親「獵人哲學」必修課程：「把動物當成人看待，把自己也想成是動物，你就會了解他們的習性，聽得懂他們的話。」⁵

以亞榮隆·撒可努而言，對於打獵這項活動有一份情感，從該書作者與父親的互動，這不僅僅是一項活動，更是親子之間的交流，是家族的傳統，從打獵學習與大自然相處，認識大自然的生息循環，成為原住民族生活中重要的事。

我的家族一直是獵人的家族，由過去到現在還是一直守著獵人的火，山林是延續獵人生命的源頭，唯有了解動物的生息，才能掌握大自然的生存法則。從小父親便帶著我打獵，他對自然的那份尊敬，我深記在內心。⁶

從作者的角度發現狩獵對於家族與整個族群的重要性，當然上述是排灣族的解釋，許多臺灣原住民族對狩獵的解釋儘管有不同之處，不過狩獵在多數原住民族的生活裡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相信東排灣族的原住民也是持相同的看法。

在排灣族都有獵人頭的習俗，每個部落都有專門收藏頭顱的地方，而且都在頭目家附近。⁷

5 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頁 29。

6 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頁 29。

7 宮本延人，《臺灣的原住民族》（臺中市：晨星出版社，2004 年），頁 177。

上述是日本學者宮本延人的研究，但獵首這項習俗在日治時期因為嚴禁獵首，幾乎完全沒有再見過獵首行為，直至今日已完全不再看過。

很多族群都會將山豬獠牙取下，整齊擺設於諸如獵屋、正廳之上，有時候除了炫耀狩獵成果外，這些獠牙裝飾也是狩獵之神停駐的位置。⁸

所以從歷史脈絡來看，為表現原住民族的英勇，男子需要一項技能就是打獵，即便獵首這項活動屬於更高層次的行為，譬如血祭祖靈，故打獵是原住民族不可或缺的習俗。

獵首曾是一項重要的文化行為（尤其對男士來說），獵狩到敵人的頭是英勇的象徵。獵人頭的裝飾和佩刀上的符號都是文化的象徵，同時是獵人的故事和族群的精神。⁹

雖然打獵與獵首是屬於不同層級的事情，但對原住民族而言，關於「獵」這件事卻是相當重要的事，一樣都是呈現男子英勇的表徵，故今天獵人少了獵場，對原住民來說可能宛若拔掉雄獅的牙齒一般。

二、狩獵的規矩

以前國文課本讀過「斧斤以時入山林」這件事，原住民族對於狩獵並非恣意的濫殺，若原住民族的老祖先在過往時濫墾濫殺，今天原住民族的子孫早已滅絕。故原住民族對於大自然無須從課本學習，他們的祖先早已在生活中潛移默化，猶如呼吸一樣，無須刻意維護整個自然的循環。

8 巴蘇亞·博伊哲努，《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 上》（臺北市：里仁出版社，2009 年），頁 455。

9 童春發，《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會，2001 年），頁 150。

現在平地人把山上的大樹都砍掉，種植高經濟作物；山豬追逐的森林變成了橘子園；山羌、水鹿跳躍的草地轉型成大人物的高爾夫球場；而一大片的茶園，過去可能是螞蟻、蜜蜂、蜈蚣、猴子玩耍的天堂，但由於土地的濫墾，動物沒有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間；水土的流失導致動物的滅種、池塘裡的泥鰍和蛙鳴都消失了；然而現在這些罪責卻全加諸在原住民的身上，說打獵是盜獵；伐木造屋、雕刻，傳承文化是破壞生態，盜採國家資源；當政府提倡環保及注重生態資源時，卻忘了原住民在老祖先流傳下來的觀念裡，所有事物都有生命，應該以平等及人性化的對待，尊重生態老早就我們生活的一部份。¹⁰

以上這一段發現作者對於自己身為原住民族卻被扣上破壞環境的罪名感到不平，其實大量破壞生態的原凶另有其人，卻因為平日生活的方式被大眾誤以為是破壞環境生態的殺手，自古以來原住民族面對大自然的態度並非予取予求，而是一種與之共生的態度。許俊雅《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對於討論田雅各《最後的獵人》書中，竟有不謀而合的看法。

他們永遠想不通，活在自己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上，竟然連傳統的維生方式都不得承襲，連自然界的樹林都不得採伐？他們覺得破壞森林與生態平衡的罪魁禍首是平地人，而非原住民。¹¹

狩獵不僅僅是探討獵人與生態環境的關係，更是討論獵人的傳承法則，如何藉由文化傳承將狩獵文化代代相傳，由父親獵山豬的過程中，該書作者寫下父親對山豬所說的話，作者採旁觀的角度，聆聽父親的話語，也讓讀者體會到原住民族對於獵物的態度。

10 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頁 52。

11 許俊雅，《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臺北市：南天出版社，1997 年），頁 385。

最後大公豬累了，父親亮起番刀，刀尖刺入他的心臟，大公豬用剩餘的力量做最後的反抗，父親雙手撫摸著大豬公，口中唸著：「謝謝你賜給我的家族，你身上的肉和壯碩的後腿，我們會為你唱歌，希望下次你跑的更快、更遠，增長你的智慧，躲過我的陷阱，去教導你的子孫和小孩。」¹²

雖然上述亞榮隆·撒可努的父親對山豬所說的一切，山豬可能也無法達成，像是教導下一代躲避獵人的技巧等，但原住民族內心知道動物本能自然會與獵人纏鬥，而原住民族對於與動物纏鬥這件事並非只是殺死動物，食用牠們的肉而已，原住民族在獵物的過程中，產生屬於自己對待對手的一種哲理，他們懂得如何尊敬自己的對手，甚至於是面對大自然應有的尊敬。

父親說：「我們是獵人家族，有獵人的規範，對生命尊重，祖先才會給你更多獵物；如果你對大自然不敬，不依循著獵人對自然的法則，動物就不會再到你的獵場奔跑、跳躍、追逐。」¹³

這段話是由亞榮隆·撒可努的父親口述，可見獵人的行為並非漫無目的、毫無意義的獵殺，而是遵循老祖宗所留下來的狩獵法則，與大自然共存，這種狩獵守則在續作《走風的人》中也再度出現，關於獵山羊一事，前人論及不應該將羊全部一網打盡，才能夠使萬物生生不息，所以亞榮隆·撒可努強調原住民族狩獵是符合自然法則的，或許不希望平地人再誤解原住民族打獵是一件不環保的事。

12 亞隆榮·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頁 36-37。

13 亞隆榮·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頁 37。

關於狩獵是知識、文化、倫理、信仰的傳承，從撒可努與父親的互動以及學習過程中，透過對話與肢體教學，使得撒可努在文本傳達的內容上顯得豐富且生動。我們可以從原住民族的文化中發覺，不同的族群擁有屬於自己的學習事物的方法與模式，當然若把原住民族置放於都市中，學習漢人的教育系統，想必情形便不是這麼順利，¹⁴ 所以並非原住民族學習上不如人，而是必須把對的人放於對的事物上。亞榮隆·撒可努透過生動的描繪狩獵技巧以及狩獵文化的傳承，讓更多人知道成為一個好的獵人所需具備的條件與內在特質，而不是單單靠蠻力與體力。

肆、結語

從亞榮隆·撒可努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中，獵人的生活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裡扮演著重要的成分，撒可努口中的排灣是牢勞蘭部落，屬於東部排灣系統，因為人數不多，故長年與不同原住民族混居，所以久而久之對於自身的文化脈絡就比較生疏，撒可努在著作中把傳承自己的傳統文化視為是自己的使命，所以在書寫的時候便賦予比較多的自我認同感，當然這樣的認同感更是當前各大原住民族所需的心理建設，過去大眾較關注主流文化，較少重視少數民族文化，並不表示少數民族需要附和，以自身文化為榮是現在應當有的態度。

我們可以透過書中提及的獵人傳承過程得知東排灣人對於狩獵的文化，包括生活哲學、信仰文化、環境教育、家族傳承等，僅僅由一項狩獵活動便可以剖析作者與父親之間的互動，乃至於是整個東排灣族的家庭、人際、天地間的互動關係，故原住民族與多數的平地人有著大大的不同，光是狩獵一事，所獵得的獵物，在原住民的社會關係中是需要分享的，共享成為

14 莊志強，《泰雅族獵人養成之文化底蘊及其教育價值》（花蓮縣：東華大學，2014年），頁10。

獵人文化裡特殊的生活型態。

藉由本書質樸、自然、純粹的內容與筆觸之下，呈現出原住民族對於天地萬物的想像力。就整篇文章而言，從大自然、動物以及獵人三者的互動關係，整理出獵人的生活哲理，整個狩獵活動不僅是生存，更是一種生活態度，亞榮隆·撒可努懇切的文句，使讀者宛如身歷其境。

參考書目

- 巴蘇亞·博伊哲努，《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上》。臺北市：里仁，2009年。
- 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臺北縣板橋市：耶魯國際文化，2011年。
- 亞榮隆·撒可努，《走風的人》。臺北縣：耶魯國際文化，2011年。
- 胡台麗，《排灣文化的詮釋》。臺北市：聯經，2011年。
- 宮本延人，《臺灣的原住民族》。臺中市：晨星出版社，2004年。
- 莊志強，《泰雅族獵人養成之文化底蘊及其教育價值》。花蓮縣：東華大學，2014年。
- 許俊雅，《臺灣文學論：從現代到當代》。臺北市：南天，1997年。
- 童春發，《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市：省文獻會，2001年。
- 達西烏拉彎·畢馬，《排灣族神話與傳說》。臺北市：晨星，2003年。

A Book Review of Sakinu Yalonglong's *Wild Boar, Flying Squirrels, Sakinu: Story of hunter from East Paiwan*

Kuan-Chun Wang^{*}

Abstract

About *Wild Boar, Flying Squirrels, Sakinu*, We can understand aboriginal attitude in forest from Sakinu's article. From nature to family, Sakinu's words are simple. He concerned human and environment. This comment focus on human and nature. When aboriginal were hunting, we can understand their act, how to bala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aiwan is a small country, but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aboriginal groups in this island, each group know how to live with nature. We can realize hunters not only hunt animals but maintain life cycle from Sakinu's article. The aboriginal wisdom was come from Sakinu's ancestor. We can understand this inheritance, include culture 、faith 、ethics etc, through analysis Sakinu's article. Step by step, we will understand aboriginal life philosophy.

Keywords : Paiwan, Hunting, Literature

^{*} Master Student, Graduated School of Taiwan Culture, National Tainan University.